



取嚴文鈔 二集

海寧沈 珩昭子著

洪範疏義

箕子殷人也其爲武王陳治法不以湯而以禹何也  
蓋九疇之義卽堯舜禹相傳精一執中之道箕子爲  
之列其條貫明其次第而歸其樞要於皇極宅中以  
統天人之治夫王道卽天德帝王所以爲天地立心  
爲生人立命必本之乎天故曰天錫禹洪範九疇以  
見禹承堯舜之傳而祇承乎天也其言汨陳五行彝

倫攸斲何也水爲五行之朕兆水土未平則民生何以奠而人治何以興舜命九官必先水土而後播種敷教明刑以及工虞直至上下草木鳥獸咸若始議典禮典樂治法有本末又有次序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而爲五事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故治之以八政庶政具舉因時作則故有天時之紀於是天人之事備聖人成位乎其中人極立焉一人立極以脩己率物因其氣習而制馭之於是乎有三德然幽明理數感應同揆小則質之著龜大則徵之天地

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而應焉立命正所以盡性無非一皇極之建所統要而聯貫之者也九章之中本末次序備矣聖人察五行之性參五行之用因其上下曲直從革稼穡之宜以布諸政令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禹貢一書特五行中水曰潤下之一條而箕子以彝倫攸敘歸之者此也貌言視聽與思人之所同求其曰恭曰從曰明日聰曰睿而可以作肅作乂作哲作謀作聖則本乎主敬之學以致之堯曰欽明日欽

取庸文金  
若舜曰敬敷曰欽哉禹曰克艱曰慎乃在位自古帝王心法只在一敬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要在五事之一疇蓋農協建又明念嚮威之用皆以一敬統之者爾夫所以敬用五事而備肅又哲謀聖之德者將以措諸治也人道莫重乎養生事死又莫重乎安土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使民安土而養生事死無憾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安則有族黨燕射之禮危則有兵車甲卒之賦文曰賁曰師凡此者治法然也然而不惟其法惟其

惟其官惟其人舉其官將以慎其人也使其官是也而其人則非不惟無養且奪其所以養不惟無教且奪其所以教安在治法之有利乎斯民也哉堯之時舜爲司徒禹爲司空臯陶爲司寇夫然後八政非具文官非具官徒曰治法云爾乎五紀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也紀雖以五實曆數之一紀治曆明時虞夏之間其職最重非若後世輕太史公以爲近乎卜祝之間已也帝王撫世馭俗欲使民生其時五穀熟絲麻遂兵革不作疵癘不興室家和樂歛五福以

錫庶民遊于蕩蕩平平之中而已然自古亂日多而治少者惟厥庶民淫朋比德之人多而有猷有爲有守之人少也不協于德不罹于咎者無所容而康色好德之人無所展也熒獨者顛連無告而高明者物驕世也有能有爲者抑而在下凡厥正人弗能好于而家于其無好德者固寵養交回惑主德也夫是則爲偏陂爲作好作惡爲偏黨爲反側在上者徒敷言以告之豈其爲彝訓爲訓行而有以錫之福錫汝保極哉堯之時協和萬邦於變時雍萬邦之

者百官百官之所視者九族九族之所覲者堯之身皇不以崇高富貴尚乎天下而以建極尚乎天下是故天屬其心民立其命君曰建極曰作極民曰保極曰會極曰歸極未有皇極不建而能致世于蕩平者也夫皇極建矣乃必於庶民之有爲有守而好德者與其淫朋比德而無好德者競競乎其好惡用舍之間者何也大抵淫比之夫其才足以要結逢迎非與夫不協極不罹咎之中材比也錫之福而不知其濫作汝咎而不察其姦若夫有猷有爲有守而康而色

曰攸好德所謂天下之正人也其進退以禮其去就以義剛明公正孤立行意無左右之譽無黨人之援往往人主知其才而不能用尚其德而不能專於是淫比無德之人進將至虐斃獨而長高明必其人也猷爲好德之人退以求而邦其昌不富而能毅者亦鮮矣是故建極而斂時五福猶必於此競競也惟斷斷然去其作咎者而庸其方毅者然後無偏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黨無反側王道蕩平正直而歸其極會其極端在是矣由是皇之敷言皆獎訓也皇極皆

訓行也近光而以爲天下王者惟此皇極也苟非皇心清明疇咨勿失其於好惡用舍之間能合乎天心當乎人心若此哉若夫三德曰正直又曰剛克曰柔克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以進退予奪因時制宜而收其威福玉食之柄以尊惟辟作則之權似乎駕馭羣材之所爲不知皇極之全體大用正於此乎見也不則以恭默爲建極以優柔爲斂福使勢分擅於私門奢僭形於風俗所謂于其無好德作汝用咎者非以此哉在位者側頗僻則民用僭忒自古人臣

而竊威福玉食之柄未有不害于而家然人主不早覺悟使之凶于而國不已晚乎是故正直剛柔之用尤必於此致詳焉稽疑者何自建用又用之後人主與其時卿士庶人無非好德而正直其心可與神明通者也謀者五事之一心之神明是也先聖之制爲卜筮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卽先聖之神明是也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謀及卜筮一一察其從違以知吉凶者所以驗神明之通不敢不嚴而信之建極之皇無事不致其敬用者有如此按卜筮之法詳

虞夏商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言斯從蓍舊矣庶徵者何天下之理感與應而已王者敬用五事修其身以風勵卿士師尹凡以爲民也君臣之間所以恪恭省察而必徵之天人休咎之應者亦以爲民也雨暘燠寒風之爲時與夫雨暘燠寒風之爲恒必節節而推其類之各應流爲災異之學者惑也然使宴然於狂僭豫急蒙之徵而罔知有肅乂哲謀聖之救君臣間不出乎修省之實而以爲天變不足畏

者悖也是故王與卿士師尹各按其歲月日時而省  
之惟在乎百穀又用俊民家用之間凡此者皆民事  
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修與不修而已矣卿士師尹  
非表率之位卽親民之官也其人皆上應列宿至於  
庶民之賤亦比之惟星以測其風雨之好卿士師尹  
得其人則從民之好所欲與聚此庶徵之見乎休而  
國之所以治也卿士師尹不得其人則拂民之好所  
惡必施此庶徵之見乎咎而國之所以亂也天官之  
占牛井之從異而冬夏分箕畢之從異而風雨隨王

不視爲緯候之文而以占民之好惡其求民之說  
如是哉帝者之世有勸無威王道之成有福無極然  
五福者修五事之償六極者悖五事之罰感應之理  
固有然者若夫王者制其權而可以使之壽者仁育  
之道得也可以使之富者節養之道得也可以使之  
攸好德者敷教之道得也可以使之考終命者康保  
之道得也是則皇極歛福之全而位育之極功其道  
無出乎九疇之外者已箕子所陳始乎氣化而終乎  
人事播乎庶政而參乎庶徵體備乎五事三德而會



歸乎皇極所謂彝倫攸敘卽此九章之敘而已是固  
堯舜禹相傳之治統而其原出乎天其心法主乎敬  
是故天德王道備焉自漢儒以讖緯說經傳會天錫  
之語而有龜書之說相沿至宋程子灼知其非而曰  
聖人因河圖洛書以畫八卦乃蔡氏援龜書爲傳註  
遂成定本在漢人不過以六十五字十八字之文而  
已近代魯齋王氏仁山金氏強加配合以九疇次第  
一六二七三八四九謂之並義以一九二六三七四  
八謂之對義又以皇極居乎中五八疇退乎四隅以

奉證龜圖之數何其陋哉至若皇極之義自孔氏訓  
爲大中頗於文義不順宋陸氏猶本之立說而義疏  
諸儒以中爲含洪寬大不分善惡之意朱子斥其以  
誤訓之中爲誤認之極而著之爲辨學者宜知所擇  
焉

中庸首章疏義

聖門明睿如子貢乃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子平日與門弟子論學只在天道性動之事物工夫上說而不必直指其本體至發明天人性命之理盡性至命之要具在易之繫辭子思得其傳以著書垂教首揭性道教之三言舉唐虞道統以來大體真傳此爲定案若分疏義理性命道教各有條貫要其指歸則命卽性性卽道教卽性道之修爲其實一也天與人以靜存之性卽予人以感應之情性

取廣文錄  
卽天地之性情卽天地萬物之情故其與天地萬物相爲酬酢感通最疾最神莫過於喜怒哀樂在不知修道之人看此喜怒哀樂可以任情適已反誤認之以爲率性不知其認氣爲性滿非天命之性也所以偏畸乖舛蔽錮其中而灸鑿於外甚且足以干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而猶不知所以自察自艾其咎至於汨陳五行疵癘並作所以王道息而庶徵違儒術亡而功用泯惟脩道之君子知不中不和之由其原在乎不覩不聞隱微獨見之地私利日萌而性道日

遠苟其持敬於平時而審幾於幽密則未發已發之介未嘗不同乎人而大本達道之歸已不期而全乎我天下有天下之位育一方有一方之位育以至一家一身各有位育之徵驗處所以然者天地萬物之性情其爲晦明否泰所爭只在中和二字人在天地萬物中本無大小幽明之間其能爲之間者惟此不覩不聞隱微獨見之地而已君子一戒慎恐懼便爲天人臆合之法門此外更無餘事未發已發此際切須體認性中但有仁義禮智安得有喜怒哀樂然則

未發時喜怒哀樂在何處看來喜怒哀樂從仁中來怒  
從義中來中卽是性之體段存養既到則中常在我  
非謂未發時便有喜怒哀樂在裏面而謂之中也羅  
仲素李延平教人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是  
未發時有喜怒哀樂在裏面矣呂與叔蘇季明求中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程子非之正非其求中之  
謬故曰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  
不可或言程子非之謂但當驗之已發而不當求之  
未發則戒慎恐懼一段存養功夫可不必矣總爲

發分上理會不真所以皆隔一層惟從仁義中來故  
感應區其克周而與天地萬物相爲響答若止是喜  
怒哀樂未發已發其功用亦不至此所謂中節之和  
節是理之恰當處假如王者好惡生殺中乎天命人  
心之節雖惡與殺亦是和苟優柔恬泰自謂不失其  
和却是混淆乖舛乃不和之大者而天地萬物之應  
亦於此而決此章書說到觀聞隱微可與大學誠意  
章參看說到喜怒哀樂可與克己復禮章參看如惡  
惡臭如好好色之自慊處卽是不覩不聞戒慎恐懼

卽慎獨喫緊尤在小人閒居一節閒居爲不善自謂  
覩聞俱絕可以欺天下之耳目及到掩不善而著其  
善此心之見顯已莫過乎此潤身體辨便是中和位  
育氣象克已復禮是戒慎恐懼工夫要其實實體驗  
只在視聽言動是卽言性而驗之喜怒哀樂總一顯  
微無間之理天下歸仁亦近乎中和位育氣象矣此  
道最精微亦最切實在不知學問之人誤認氣質爲  
性所以喜怒哀樂大抵悖戾於中和其高明而知學  
者又往往從覩聞隱微誤入空寂是以程朱說此

章書每致嚴於禪學之辨然程門弟子如侯楊呂諸  
人猶不免有所陷溺正學之介豈不微矣哉至若性道  
中和原不絕於古今其主持道統專重在修道之教  
表正端其原庠序崇其實敦礪申其程師儒得其人  
勸懲明其法可以合天下率性之人皆在中和之中  
若使空懸聖賢之言僅托諸誦讀講說安能爲有無  
哉儒者實欲修明其教在上者必指爲迂濶在下者  
錮於習俗而不可返性道中和之理何自而存此幾  
希於天下哉

龍山會語

稼村沈珩述

戊辰秋歲龍山朱人遠查長人祝遷雲查眉山祝  
 安道查弦止祝龍自查西券查培風祝戒三祝念  
 非查律齋查東亭查聲延查開寅查翁源祝乎夏  
 祝子靖祝蒼阜祝來山祝蘇方許文標祝慎儀祝  
 良仲祝濟叔朱堯年諸君啟請予六日庚辰論學  
 於山院予謝不敏人遠弦止念非東亭蒼阜過稼  
 村草堂固請因念同里同志論道質疑固我輩閒

居樂事且諧君子並清門雅望博洽修明素所習  
知而心儀者又安敢以冥鈍辭屈晨曳杖以出子  
嵩士從丁子武音奏功及家弟聖草穎先偕從行  
比至山則諸君子雲集甚盛或奉其家長老或挈  
子弟羣從以至其他聞風來者填溢堦墀既就坐  
予謂今日之會方質明昏翳四合少之雨師灑道  
矣登麓之頃雲陰漸解日光微漏今且晴和晝開  
風物流麗一堂之上有父子焉有兄弟長幼焉有  
賓師朋友焉有鄉黨焉雍容秩序文質互宣美

一公之來裏一致融融焉中和之氣流溢充周即此  
已見真學更何所容辭說哉人遠長人遷雲東亭  
諸君子進而言曰先生之言甚善雖然竊願有所  
聞也有宋大儒昌明理學以濂溪爲宗濂溪心法  
以太極圖說爲宗旨學者所當體認之要何在敢  
請開示予曰唯唯

明道之言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  
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命於人謂之性率性則  
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此一段語可盡圖說之義重

取庸文鈔  
在修道之教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者是也朱子之釋學字所謂明善而復其初者本諸此也太極只是一中周子恐人以太極兩儀爲二故言無極以一之人受天地之中中無不正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道中正者無極而太極之體段也仁義者體段之元善而合宐者也所謂得其性而最靈無極而太極之降衷於人者也聖人因之制爲五典曰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敷爲五教曰親別序信推之六德六行萬事萬物莫非此理然自

分五行生五氣布而後萬物生生皆氣化所爲人雖得其性而最靈然形生氣稟不能無偏正昏明之異所以有剛善亦有剛惡有柔善亦有柔惡而風氣習氣又乘而中之繼之以五性感動知誘物化而降衷之恒性日牯亡漸滅不特萬事萬物徃往反中矣正賊仁害義卽在五典五教中無非以自私自利之心行機權變詐之術而人心之危莫知所底於是乎聖人立爲修道之教欲挽回天命之懼於剗復之交定之以中正仁義者不過人心自有之太極謂之恒



性者而已人心感則動動而無主則紛紛蔽蔽則  
塞主靜則一一則明明則通通則公而溥以明通公  
溥之心見諸一身之動靜語默日用倫常與夫應事  
接物經緯萬端由幾而誠由誠而神而道德事業不  
可勝用矣聖人者天地之性既存則合德合明合序  
合其吉凶固以當體驗之而皆備學者修得尺寸有  
尺寸之合修得一端有一端之合其如冥路瞽趨而  
恣於爲其悖者舉世皆是聖人且奈之何哉名之曰  
君子不必勸名之曰小人不必懲惟趨吉避凶之情

雖小人亦欣然喜而竦然懼彼且求富貴福澤  
神更告於君子聖人呼而告之曰鬼神者何汝心是  
也求鬼神不如求諸心故三百八十四爻皆吉凶同  
患之苦衷吉者善氣所達蓋中正而仁義之所徵也  
凶者惡氣所蒸蓋反中失正賊仁害義之所應也其  
所以然則理也則無極而太極也一陰一陽一死一  
生相爲進退變化造化之晝夜卽是人之生死消息  
囿於氣數惟立得人極者原天道之始卽所以反天  
道之終有主乎終始者無終始者也知死生之說豈

徒囿於死生之數哉是之謂誠是之謂神而所爭在  
善惡將判之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通  
書竭力說幾字爲此也乃知畫卦繫辭正聖人修道  
之教使天下易惡至中盡性達天一條大路其理至  
顯其道至大其義至尊故曰太極求其所以然則曰  
無聲無臭故曰無極而太極識得此理一舉眼莫非  
太極圖莫非無極而太極

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四德以體仁爲先論語言  
學急提爲仁正是明善以復初之喫緊處聖門高第

子如顏淵仲弓夫子雖告之不同學者體認心法之  
要摠不出此仁固包四德而義禮智信體用各不同  
何故以禮屬仁所謂心如穀種仁是生意其生之爲  
苗爲穗爲穎爲實自有天然品節無過不及凡走飛  
草木性情形體皆然蓋天則可見也人心存爲全體  
發爲散殊當其氣未用專人未奪天之時莫不有天  
然品節爲一本萬殊之準則聖人因之而著爲經曲  
推極於繁委纖細所謂畫出天理與人看禮經十七  
章皆仁之事也祇因氣質物欲所移奪性分之品節

紊亂倒置心德之本體喪矣朱子曰雖上知亦有人  
心故機關只在克復已最難勝不勝到摧陷遏滅不  
可言克易曰剛反復之義也夫子贊易獨言仁於乾  
之二復之二明剛反之爲仁也然省察在心踐履在  
事非空空說理記曰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  
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  
信也一事循理必有一事之許與天下歸仁正見功  
夫實際天性體驗不離乎人已之間但見人則明見  
已則昏責人則詳責已則略人知則喜不知則慍無

非私意蔽錮揔未嘗真切爲已由已由人當如此焉  
顏子見得禮字確遂直請其目聖賢針鋒相對處極  
當玩味人惟視聽言動須臾不可離非禮之蔽亦錯  
禱而來一開目便錯次聽次言次動便不可遏制程  
子曰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又一則曰閑邪存誠一則  
曰誠之於思一則曰久而誠矣勿字是誠之力量最  
鋒利又沉著知之不實知不可恃意之不實意亦不  
可恃此直截下手工夫敬恕是持循工夫戒慎恐懼  
雖在不覩不聞然隨境操存亦不越視聽言動之間

不欲勿施已字須分曉惟敬以盡已方可言推若單說推是恕假如愛之能勿勞乎人往往以責善爲不情而不欲受諸父卽推此心以勿施勞於子是相率爲不肖之子也可謂恕乎又如友直友諒則過必相規以友輔仁則私必相戒人往往以鯁切爲難近而不欲受諸友卽推此心以勿施規戒於友則相率爲善柔便辟之友也可謂恕乎范忠宣所云以恕已之心恕人恕已卽是私世以長厚稱之非爲學之正也試就此二條而論於父則不欲姑息於我而我亦勿

息于子於友則不欲阿匿於我而我亦勿施阿匿於友類此以推乃爲近仁天下歸仁邦家無怨氣象自不同要之此二章論爲仁是明善復初工夫最得力處周子言中正仁義聖人修道之教君子主靜之極其工力正不出此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所以一是道便是太極理甚精實加無極反覺虛曰朱子與象山往復辨論象山之疑正在此然老氏看有無是二周子看有無是一分別在此但學者止可在極上認不

必在無上尋

問周子云形既生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止說氣稟物欲何以說到風氣習氣曰周子雖未說到此然風習亦成爲氣最足害人所以風習忠信淳樸則從善者多風習貪淫詐靡則從惡者衆先王所以設爲學校師儒又有州閭黨遂禁戒勸懲之法今庠序既是空名讀法亦爲故事修道之教不明如何見率性之道

問伊川云只用敬不用靜敬兼動靜言端主靜之學要虛寂否曰養入神動一靜仁敦化靜一動此橫渠之說仁者入神正見合處只是動而有主便是靜高景逸云濂溪主靜主於未發也主靜之學要在慎動此語最精

問修道之教只當論理何言吉凶或君子罹禍凶小人享吉利是何說曰吉凶正是理之証據橫渠云順性命之理則凶吉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幸也又云吉先見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二條參看便得

問死生之說物生爲始死爲終特魂魄聚散於人極何與又安用知曰一原一反則知天地有無始無終者在吾身有不死不生者存無始無終者命也不死不生者性也試看歷代盡性至命一流人何嘗生死方是人極

問克已復禮從來主天理人欲何以直在禮上說曰本是禮不是理程子云性卽理也性不可名故借理以明之旣是性之註脚朱子於此却云喚做禮方著實理涉空虛看喚做字又借禮以名理豈非

註脚展轉註脚直從禮說何等明確

問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三月不違仁安得如常人私惡却用克曰象山嘗見及此故云顏子之克只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至聖賢卽其私也此是象山平日所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之見解我輩檢點功夫只在知不知違不違所爭敏鈍勇怯純雜之間何必說得超妙

問私欲隨起隨克恐檢防不盡如何曰只是心有主自能遇物克制上蔡言須在性偏難克處克去他

日見伊川問久別何所得曰只去得一矜字  
問克之前克之後有何工夫曰克是兵家不得已而  
應平日正須保泰圖存不使蘖芽潛伏既至克敵  
更須急急堅邊設堠整頓紀綱分別人才品制條  
目事事合節方算得休復敦復胡敬齋云須涵養  
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問由人由己作爲己講如何曰朱子註亦有當審辨  
處如此句解爲非他人得預又說使他人不着假  
如走一步路讀一句書何曾人得而預使得人者

三思皆知夫子豈作此冗漫之語見人見己責  
人責己人知不知儘切中病根方有着落

問爲仁是心體事視聽言動單在外面用功云何曰  
正爲物感在外一身矩度亦在外故謹之於外然  
勿者內力如刀斬斧截人具此嚴毅端凝之氣瞻  
視不苟舉止中度在家則有物有恒用世則言坊  
行表卽至定大疑決大策親君子遠小人自然忌  
憚敬服如一身邪僻輕惰而曰我心體公正不忒  
誰其信之

趙玉峯先生云目敬則明耳敬則聰二語儘有意味  
漢儒疏克爲約約身反禮則爲仁矣劉炫訓勝私程  
朱從之照四勿句當是勝私

念非問程子以克已復禮爲乾道主敬行恕爲坤道  
是如何曰夫子豈有此見學者窮理致思見得分  
截乾之九三坤之六二乾乾夕惕直內方外於義  
正合敬軒云自治之道寧過於剛無過於柔又云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

東亭問朱子云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

何至同於君德曰天德王道本是一原顏子其加  
此識力氣魄他日問爲邦便告以王佐之略改正  
朔易制度考定禮樂進退人才大段是伊周作用  
仲弓端恪平允可是傳說召公君陳一流人物

律精剛勿施之勿與四勿同其明決安見非乾道曰  
真學問人定要辦得剛硬骨子篤實氣味持循得  
定便是健但入手敏鈍略不同故曰剛毅木訥近

仁

龍自問已者特以私欲言然非已之正名何不曰克



私而直曰克己曰一水也本是清泉而爲滄潦所  
汨其初猶可別識浸至渾變爲濁故直呼曰己夫  
以頂天立地之己而一旦改頭換面爲異類到得  
以己攻己已覺可痛况如程子所言終身在昏惑  
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而不一悟者哉

前哲名言極稱弘備偶因同志相期切實參質原  
不欲粹以問世孟既彥會之後卽繕寫此藁傳之  
同集諸君子期相是正乃或彼此遊踪不一或郵  
筒沉閣難周至今多有未寓目者且遠方同道  
賢達聞聲索覽故不容自晦輒復錄之藉以請  
繩削之助焉稼村珩識

齊安會語

稼邨沈珩述

戊辰冬十二月同里陳正則俞漢威陳東藩陳堯  
 民丁武音丁奏公諸君請已巳履端四日講學于  
 齊安山院屆日大雪數尺同人無徑着屐遂以不  
 果有自十里外至者如龍山查眉山祝經方查聲  
 山查東亭祝任菴諸君舟行深雪中竟爾虛歸良  
 增惘惘嗣以事曠廢夏四月徐子方徐子才徐自  
 申孫人止孫萬涵孫士輿徐子朗徐子靖孫學存

徐茂存諸子暨漢威奏公復以是月二十八日請  
屆晨甲午遠近集於山院者七十餘人予爲講述  
朱子白鹿洞規五條講既竟龍山諸君子又各續  
至不絕而予已疲頓不力於舌因復舉其畧遂各  
散去用是述爲會語以贊之兼請當世有道者是  
正焉

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  
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道之序亦有五焉  
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  
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  
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爲學之事義類極其該詳豈止五教朱子謂學者學此而已何也曰爲學義類雖多極其至盡性至命而止上天降衷之恒性謂之五常五教之敷諸倫物亦曰五常分屬之則親是仁義是義別是智序是禮信是信究論之則須盡得五性方盡得一倫盡得五常可以該貫得萬事自父子之親而推之在上郊廟明

堂耕藉養老在下尊祖敬宗貴齒字孤與夫百行之惇勤弘保皆由此而盡仁者也由君臣之義而推之則官聯之率屬長貳百度之爲綱爲紀皆由此而盡義者也由夫婦之別而推之則陰陽之叙風化之行萬類之別嫌明微皆由此而盡智者也自長幼之序而推之上則建侯之典齒胄之儀下則六行之條五宗之等凡恩紀之有秩有數皆由此而明禮者也由朋友之信而推之則同寅協恭於朝辨方類族於野萬物之相孚以誠皆由此而達信者也統五教而觀

則一教之理各有兼貫之義所以庠序學校之設禮樂刑政之施六經孔孟之說下學聖功之全無非修明此五教其功用至於格天神享人鬼息兵刑消毒疹盡性至命之驗昭然不可掩如此極天下義類該詳安得更有越此者哉故曰學者學此而已誠知本以統末之言也

古者立爲五教祇因人性之所固有故皆可以與知與能何以中庸論達道其所以行者必曰知曰仁曰勇而達德所以行又必曰誠且至於困至於勉

所以示人擇善固執之方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何其言之維艱惟精反覆敦摯至於如此曰從來言性者異說晦盲直至程張氣質之辨然後性善之旨判然較著然特分疏以正其惑耳如欲實實變化氣質以復其恒性之本然此一縱之理如何勝得強盛之氣况自有此形體其爲知誘物化一切耽營陷溺之害日增月長與之狎習便安以爲我之真性命真事業不可須臾去身者惟此具也豈復更知有所謂恒性者而求以察之由之哉其與倫常相爲

繫屬不過羈縻勿絕而已嗚呼尚忍言耶夫以我自  
具之知覺體驗我分內之倫理有何欠缺而待於學  
有誰遏塞而至於困不過爲氣質物誘粘滯蔽蒙密  
切繁重其氣質稍清物誘稍輕者見人嘉言嘉行致  
致勤法靈覺漸復故謂之學知有氣濁欲迷如墮入  
阨墜夢入魘囈全然昏暗錯亂豈不是困從困中猛  
省苦自開發然後吐露本來知覺故爲困知利行勉  
行亦同此義自聖遠言湮學脉潰決學其所學而非  
吾之所謂學利其所利而非吾之所謂利困於道心

善觀人心爲樞樂又安事乎勉强行善之規規哉此  
好學力行知耻所以難其人而知仁勇之趨德趨往  
往而趨也非知不是知非仁不能體而又必曰勇去  
知是流之區可一旦使之復出非勇則知與仁亦  
難濟矣好學力行而又曰知耻所以覺悟天下詞痛  
而心苦矣然世俗相形機械變詐不如人則耻之強  
夫之強不如人則耻之人倫日用以薄爲尚以脫爲  
流以循俗習非爲故常何恥之有哉子所以不覺詞  
之痛而心之苦也然則致知力行必以擇善固執爲

之至要安得不由學問思辨而且篤行詳示學者復  
信之方哉

而致知之學宋儒有謂心卽是理察見本心便是致  
知便是窮理何等直捷簡易程朱解格物必在事物  
上窮至而此言學問思辨所以窮理何其繁曲迂  
就難捨易學者當何途之從曰此理之在吾心與在  
事物本皆一致事物之理卽吾心之理所以證驗著  
見之實若遺棄事物專務察見本心雖欲脫畧名象  
直趨本根却看內外二致道器兩截反爲淺近此

而非其實矣何如就事物體驗積累漸漬以至融會  
貫徹將內外道器同歸一致何等切實却極精深充  
密而無遺憾之爲得也且所謂博學非泛濫窮搜玩  
物喪志只是見得義理多効法先覺象耳審問則去  
其歸心是已以虛受析疑非思何以體認非辨何以  
別擇縱使藝文小技未有不備此以有成者規盡倫  
復性之學乎彼不務下學而專看上論以爲致知窮  
理之門非學者所敢出也

忠信篤敬便是存誠主敬便是致知終功夫敬之

盡卽是誠程子雖說以誠敬爲人門終竟無出乎  
此以理論則誠者天之道以人言則誠者聖人之心  
凡人豈皆到得然義理名目俱要活看卽如一言之  
實一念之實一行之實亦謂之誠論敬亦如此總要  
接續累積功夫自進世俗之論以爲言必巧僞行必  
僞恣方行得去所以倫類之中亦用權術變幻看忠  
信篤敬爲樸實難行之物彼自謂可以欺天下之耳  
目豈知機關立破人人得而疑之惡之矣假如戰國  
風俗縱橫捭闔以取當世之富貴在列國君臣誰不  
知其傾危難信只因時勢使然權且任用不轉瞬而  
禍患相踵可謂行乎又如魏晉齊梁言尚虛無行尚  
輕脫朝野一轍號爲名士風流坐致宗社覆亡用世  
者鮮獲保全可謂行乎所以巧僞僞恣之人平日工  
於奔走聲利忠信篤敬者若不能及一旦國有大任  
惟淳慤重慎之正人言足以定國是行足以服傾邪  
向日奔走聲利之徒皆煙銷燼滅鼠竄不暇下至鄉  
黨倫類之間其爲得失善敗莫不由之此子張問行  
夫子告之如此而朱子取爲修身之要亦以此蓋誠



敬二字隨時隨事自離不得卽商書大學之言誠典  
謨丹書之言敬亦指隨時隨事積累將去非謂必到  
聖人地步然後可言誠敬也

問易之損益二象愆忿窒慾何取乎山澤之象遷善  
改過何取乎風雷之象曰山下有澤其山日損人有  
忿慾其德日損喜怒哀樂怒只中節便不害於和至  
於忿則全是氣質用事當其怨毒惡厲巉險如山  
猛自克己以懲其勢罕不至敗德敗事人慾之  
溺如澤不窒其源而欲制其流胥溺何及至

改過乃至之大者稍涉過回便因循舊習故須奮迅  
如風之吹生已頓開沉陰立蕩陸子靜云人不知道  
縱使慾窒行忿慾全無亦未是學問此言亦可翫味

蓋損益二義要合併看慾窒只是克損必真能遷得  
善改得過方爲學問實益而近道可幾耳書稱湯日  
改過不吝子曰過則勿憚改夫改過有何可吝可憚  
蓋人之有過大率從忿慾中來人在昏惑迷暗海中  
一觸便忿一愛便慾任情習慣何等便利一旦去其  
所便利而就其所不便利不覺戀戀不捨所以有吝

且我所以戀戀不捨只爲與我狎昵如諧媚邪人容  
悅如意今欲改過而遷善忿便須創治以就中和慾  
便須遏滅以就義理譬如去此容悅邪人而遷於方  
嚴有道之側未免拘迫檢束動不如意不得不逸  
畏縮所以有憚吝與憚二字最善形容怙惡之隱衷  
非大勇不克有濟故薛敬軒曰自治之道寧過於剛  
能懲窒而又能遷改則言行之間亦日底於忠信篤  
敬而修身寧復有餘事哉

正其利明其道道是大綱該是道之各得其實利非

正其利只有一分私便於己卽是利功是功驗大凡  
處天下之事其邪正得失只在公私義利之間董子  
曰仁人正其諛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以  
爲公者仁之理兩句總是一公李延平言當理而無  
私心則仁或謂當理卽無私心豈爲兩截然有當理  
而不能無私心如齊桓尊周室漢高爲義帝發喪是  
也無私心而未必當理如申生之孝荀息之忠是也  
故必仁人始能至當無私表裏一致自古聖賢言理  
必及事效書言正德利用厚生易言履信思順吉無

不利義何嘗遺利然利者義之和以義爲利而不以  
利爲利明庶以功惟時亮天功易從則有功有功則  
可大道何嘗廢功然說功正是說道及世道衰而學  
行裂義利功道判然兩途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  
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又以道德功力爲  
皇帝王霸之分古今治亂升降之由於此數言瞭然  
矣由此論之凡人處事之間大而綱常名教小而關  
際云爲遠而邦國朝廷近而庭闈倫物一舉一動其  
必行應徵學術邪正無不爲人之所共見其可以不

慎耶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行恕之事行有不得反求諸  
己已近乎思朱子嘗言無忠做恕不出何以中庸言  
忠恕違道不遠却先言不願勿施後言所求未能庸  
言庸德此處亦先言恕而後及忠曰正爲無忠做恕  
不出纔說恕便有忠在內人心事未定雖不能克己  
自治所以物我之見橫於胸中但知有己不知有人  
絕不將施受之情平心對勘惟其不知存養以盡己  
故行多不恕若其人果能推己及人必其主於心者

理應發公舉以能平情動是生非有志而後有  
德而後舉者皆非責己乃為己之實功豈必待人  
之求舉不治不教是因心術慮微色發而後反其  
仁者之得夫貴在實論學必要在履歷處體驗  
窮達曰天地間自有成與應而已更有善事故於天  
人驗其吉凶於人已驗其應違非為微祥希世正是  
功夫極細密極周匝處若不在人情物理事為功效  
親切研磨則此身言行完缺忿慾消長善之為遷過  
之為改從何考覈得實九經達道既自致知力行擇  
善固執以為入德之要功而又必徵諸凡事之立不  
跲不曰不疚不窮之驗者何哉朱子論篤行以修身  
為本而於處事接物勤勤詳勉所謂本末兼該體用  
一原者此也

朱子所揭致知力行固為學所必由之途而以處事  
接物為修身之要既警切篤實學脈之正無踰此者  
但此學該極內聖外王內則盡性至命窮神知化外  
則覺世宏民參贊化育至大至精之域究極於無所  
不該乃朱子此規只統之五教夫此五教毋論貴賤

上下知愚賢不肖無不與知與能豈皆足以備乎至  
大至精之理哉不幾於麤而且近何異乎三老學究  
之常談大儒繼往開來懸規設教豈無進此者乎曰  
惟其然此先覺所以不得不大書特揭而勤勤乎是  
也蓋道統之傳開於虞廷人心道心而五品五教亦  
從此始成湯始言性商書始言典學又言知言行  
孔子贊易始言窮理盡性大學始言致知中庸始言  
力行總皆原於道心人心數語人惟不知存察此心  
故汨於氣質物欲以戕賊其性必先見諸倫教之

也恬然無所戒懼無所忌憚從此以往更有何事  
物足以存其幾希者乎雖舜之大知存此幾希不遺  
口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者窮理之謂天下惟此  
倫教之理最大最精經權常變禮樂制度皆從此出  
此處能察能由天下更有何事何物足以窮我程子  
不云乎盡性至命必本乎孝弟窮神知化必通乎禮  
樂豈欺我哉帝典稱文思俊德首言九族既睦協和  
萬邦二十二一人一堂咨傲同道奮庸易首乾坤詩首  
二南春秋爲倫常而作其覺世愛民衆贊化育又豈

出此古今世道治亂亦不出此惟其教衰道喪不爲  
俗學之詞章訓詁干祿徼名則爲異學之權謀功利  
虛無曲說遂使降衷秉性滅沒晦蝕滔滔不反於正  
儒者用世之夫經大法亦源絕流窮而天下不得見  
治功教術之正以至乎人才放失氣運澆漓由不明  
乎本原之地故若此其極也安得不深懼之而揭此  
警切篤實之訓乎蓋共知其能者性也致知力行者  
學也下學上達以復其本然之惛惛則學者之責莫  
漢威問氣質總不離陰陽何以人各不同

法悲亦不一曰人受天命之性本一然稟氣原自  
不齊氣清而薄則靈覺雖易通而踐履無力氣厚  
而濁則行善似有基而昏塞難開又濁又薄則是  
下愚不移又若稟偏土木其人近忠厚却少決烈  
流通稟偏金火其人近堅燥却少和潤敦篤偏水  
則流洑無節如此偏受者十之八九所以要用學  
問變化呂東萊性卞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傲然有悟從此不復卞急朱子稱其善變  
化氣質古人佩韋佩弦皆此意總之學問思辨是

入門懲忿窒慾是關鍵誠敬忠恕是心法從此用意日漸存省不論得力淺深要必有變化氣質之功矣

東亭問治心功夫存養省察缺一不可今日論懲忿窒慾單指省察不及存養何也曰懲忿窒慾是省察事故只說省察吾人說理不可牽扯牽扯便是一場話頭了若論寂然無感日用故常便須存養念慮方動事物交涉便須省察有動靜而無先後近見時文中庸戒慎恐懼莫見莫顯二節說先

靜後動恐未是理

子才問先儒尋孔顏樂處一語後學從何處尋曰二程天資極高學問精進故濂溪言及此邵堯夫云得天理之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讀書精理朱子則云博文約禮而竭其才則庶乎可得是功夫到處猶曰庶乎而未謂遽得二賢看此迥別由邵子之言蓋見得人心原有此天理昭通物累不染一種樂處然近乎虛靈而非實際由朱子之言則實在體驗積累

庶乎可求真得所以說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又說曾點之樂淺近易見顏子之樂深微難知曾點却似莊列今人學他便狂妄了又說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看此數條非自體驗積累不可但以虛靈認爲實際明矣夫既說平淡又說深微蓋平淡之深微乃真深微也吾鄉前輩章楓山先生與人論此段事有云自幼爲學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此可見前輩真實體驗之功如此吾輩不可不自省也



武原會語

稼邨沈 珩述

己巳九月海鹽俞明府漢乘哲嗣大文家朗倩暨  
同人陳言揚曹希文鄭幼漁吳子文王雨遂黃雲  
宗俞次瀛俞叔音吳位操梁端臨朱衡三吳子篔  
徐赤符家表弟張澹存以及諸薦紳先生庠友請  
予講學於黌序是時

前中翰台司馬符蒼連公祖攝篆於邑暨 學博  
子亮金君 惕庵呂君皆以是請屆晨則

都閫瑞公呂公 前侍御邑治中采公何父母咸

集布席明倫堂予固讓不獲辭追隨諸公謁禮

先聖訖退就坐予謂今日之會賢執事播政輯戎良  
司鐸表端作士諸先生樂道好修一堂彥集是卽  
先聖先賢遺風餘澤之所被故此道不至淪於草  
莽願聞識陋聞猥承嘉命懼不足以仰塞俞子大  
文家朗倩進而請曰竊聞橫渠西銘程子稱爲仁  
孝之理備於此孟子後無人到得其義云何願發  
明其要予曰甚善

孔門求仁問答只在功夫得力親切體認處此正是  
仁之實際自真傳流失有學仁而誤於兼愛者孟子  
至斥之爲無父韓子原道謂博愛爲仁周子亦謂德  
愛曰仁止言仁之發用非心德之全體惟張子西銘  
本體極其充周而功夫極其精切故明道曰訂頑一  
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朱子旣爲之解龜山南軒  
諸儒疏發理一分殊事親事天之義亦已畧盡茲竊  
標舉先儒之所未及者大抵大道喪而正學亾人但  
措於形氣之私惟知自私自利以爲安身立命之法

不知人稟乾坤之性未有萬物之理不備于我而可  
以成父母之體天地之性者君相治天下所以王霸  
雜施而儒者不知以天下之重自任蓋未達乎此也  
董子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  
仁義我有體而不識爲天地之塞有性而不識爲天  
地之帥本充塞也而自安虧缺本高明也而自卽昧  
迷則我亦頑焉一民一物耳安見胞與民物之本量  
哉識得此理則藐焉之身所以理會大君大臣之事  
與夫先王長長之典禮切切之政令區處猶吾家事

耳聖賢之心猶吾之爲心也雖天下疲瘠殘疾惛濁  
鰥寡吾一以家事區處之誰非一父之予古人一夫  
不獲予溺予饑若不從性分大原體勘得已分內本  
然之事則與夫好大喜功虛願而無實舍已徇人離  
本而汎馳者何以異哉惟體勘得性分本然之事所  
以功夫專鞭辟到近裏着已存察保持以克除機利  
之私濂溪所言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人爲  
滿腔私利卽父子兄弟不免分別爾我覺一我之外  
無非障礙所以常戚戚不樂若將此身置於萬物之

內作一體看見得明通公溥豈不暢遂和樂蓋天地之性本如是也其如糾纏昏惑將天地之性放失背馳謂之悖德悖德則害仁悖德害仁則入於惡乾坤予人以性即予人以發見之情擴充之才假如出則致君澤民安邦定國處則立身行道顯名父母此為仁之大者非才無以濟其善徃徃以行善之才而反濟其惡有如出則養交于進處則離經敗倫自負其才可以籠絡天下卒至凶于而家害于而國自天地視之直不才之子而已矣可不惜哉知恭從明聰之

踐形則知狂僭豫蒙之為不肖夫父母有其志事

乾坤亦有其志事敬用協用其事也財成輔相其志

也知變化之道通神明之德知者過之或遂流於虛

遠者有之然學者功夫得力親切體認只在不愧屋

漏求不愧屋漏要在存心養性心不存則放放則喪

其心性不養則害害則氣其性

薛敬軒曰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息

有存瞬有養晝有為宵有得如此然後謂之夙夜匪

懈無忝所生細細檢點全是慎獨功夫愈收斂愈充

拓愈切密愈浩達有一毫好大喜功舍己徇人之念

取庸文錄  
卽是爲人而非爲己雖勲業蓋世非出於性分之本  
然西銘所以異於兼愛喫緊全在此處功夫得力到  
此毋論己物常變窮通歿壽無非完得此性分聖如  
大禹而敬小慎微庸若封人而格心動物此物此志  
也古今人子之中有舜之功有參之歸全有申生伯  
奇之恭且順令分量大小豈必其盡同其要歸於無  
害其仁足以爲踐形而惟肖父母之願得以爲子卽  
天地之願得以爲人所爲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亦  
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以富貴福澤予之人猶父母以

業庫  
子其子惡此厚生之具以之爲善足也爲  
惡亦足也貧賤憂戚以之自淪於敗可也自砥於成  
亦可也天地將以繼志述事望之人厚之玉之豈有  
二哉善承天地之心通塞否泰皆存心養性之地觀  
流俗之汨溺於羶濃委頽於枯悴空具形骸空生空  
死於乾坤之內得罪於天地父母何如哉到存歿無  
憾地步方完得天地之體天地之性以我爲天地之  
子將恭而順令歸全而爲功本無二致故曰仁孝之  
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便不仁不孝也全此者爲

天德天德卽是王道王者以仁育天下者此理儒者  
以身任天下之重者亦此理秦漢以來學者卓然可  
稱如董子王子韓子用世本末論道源流或明於大  
體而未識性分之本原或詳其功用而昧於內外之  
一致惟西銘見得徹故曰孟子後無人到得  
言揚問舜之底豫申生之待烹兩句似不相謀舜  
之不死似開巧趨曲避念頭申生又少旋乾轉坤  
作用如何得兩全曰大聖分量自當完底豫事非  
爲趨避或謂申生去而讓國父子之義全矣子

謂不然二公子之亾諸侯無名也太子亾則有名  
矣安知不爲周平王之與於弑哉論申生事親之  
道當惻怛至誠以爲感格誠矣而不格則痛哭廟  
庭以明驪姬之毒庶幾獻公之一悟也雖然士蔦  
教公盡殺桓莊之族悖德害仁世濟其惡此其無  
天德之極者獻公安得免其諸子於弑殺之禍哉  
吉凶之理經書諄復垂之近代高忠憲先生有云  
鬼神別無事吉凶其善惡以爲事是卽乾坤之理  
也

又問舜與申生易地而處如何是時中曰大舜必  
有感應處決不以一死了事史記欲殺不可得卽  
求常在側可見精義入神之功用如外史所載二  
女隸以鼻工龍工之說乃屬誕妄將以舜爲劉根  
左慈之幻耶况堯典四岳群臣之薦舜克諧以孝  
烝烝乂不格姦然後觀厥刑于二女使瞽瞍未至  
底豫則孝德何遽升聞而且帝女釐降儼然弼位  
之攸托哉戰國悠謬之談孟子之徒殆亦有所未  
擇也善處人骨肉之變卽後世如唐之梁公鄴侯  
宋之呂易直韓稚圭當屯塞之運猶能以至誠妙  
用感動匡持而歸之正况以大聖人處父子天性  
之間徒束手於新城之枉魄使宗社顛危者二十  
年必不然矣

又曰西銘文字先儒或病其近禪至摘某句似釋  
典某句累累非一其說云何曰某不諳釋典不能  
條晰以對據此篇以仁孝立義以不愧屋漏存心  
養性爲工夫以舜禹曾參爲證案則其直接孔孟  
真傳無疑矣程子稱爲至純無雜又云橫渠之言

不能無失若西銘文字誰能到此濂溪太極圖手  
授程子程子與人未嘗言及獨於西銘屢言之朱  
子以爲太極圖說略於進爲之目故不可以驟而  
語西銘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蓋諸儒之篤信如  
此若掠舉其疑於他氏之言雖孔子欲仁仁至欲  
立欲達無知空空等語幾何非四十二章之嚆矢  
也宋景文唐書贊云佛書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  
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而傅奕於唐太宗已先  
言之唐荆川先生云佛之竄入於吾六經孔氏也

其爲道也宏以濶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密然則釋  
典之言其初攘莊列之緒論而其後遂剝蝕吾道  
之餘波陰竊而陽遁之是辨之不勝辨而亦何足  
與辨乎近世士大夫學問多涉獵釋典以爲名通  
而一二能文章有位望者藉是侈其超遠豈知爲  
向郭支許之贅牙而宰賜思孟所剩下不用之糠  
粃也哉嚴繩正學之家似未暇及此耳

希文問西銘一篇可作體用功效四節看何如曰  
四節看亦得三節看亦得雙峯饒氏二節看亦得



取巖文錄  
此是訓詁之法若論讀書窮理當得其精神義理  
注意處朱子曰西銘有直劈下底道理有橫斷底  
道理此乃洞竅擢髓之論又曰西銘前半幅如碁  
盤後半幅如人下碁碁謂下碁須得先着要着下  
碁如用兵先從大處要處攻破其餘可迎刃而解  
西銘節次雖多要攻破之先着要着只一兩句  
何明府問上蔡說是聖人便不用如何曰不用正  
是用此是易理河圖五居中而一居下大衍之數  
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五與一俱不用不用則神矣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也密也是何物復見  
天地之心元聲生於黃鍾之宮皆在此明道讀楊  
子雲中首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嘆息曰楊子  
雲之學也嘗到此地位蓋子雲敢爲擬議亦有見  
得處然下學功夫不必在此着意朱子嘗言程子  
一門人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  
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故流弊至此

雲宗問儒與禪不過虛實之分故西銘主仁東銘  
卽主誠正防閑虛實關頭然與否與曰西銘本自

切實與禪絕不相蒙已見前說但窮神知化樂且不憂是上達事東銘只在言動處掇持是下學而上達一串事所謂洒掃應對精義入神本無二義今人都爲無下學實踐功夫所以逃入禪去使其苟誕自恣歐陽子本論言異端之說乃乘吾道之空虛而入設使儒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一一舉則邪說何隙可乘此論最的今且不論逃禪之家說空說幻只士大夫家尅昏喪祭無一不修異端之法而置儒家之禮於不省敗倫背理壞世恬

然成風深堪痛惜某近有上大宗伯熊夫子書極論禮俗之失人心陷溺莫若專頌朱子小學家禮二書以正其本惜乎未有以見諸行事也

又問舜之底豫是聖其合德申生伯奇是賢其秀否曰甚見得分曉舜當完得大聖分量事申生伯奇只合完得賢者分量事一毫假借不得

子文問存心似卽養性全其虛靈之體本來便是不壞二者並說工夫何在曰程子曰性卽理也陸子靜曰心卽理也朱子力尊程子而闢象山以爲

近禪又謂似告子又推橫渠心統性情一語以為孟子說心許多未有能及此語蓋心是虛靈知覺性則實是仁義禮智之理認心為性即釋氏昭昭之云而告子生之謂性矣羅文莊先生亦與姚江力辨此說所以存是存養是養功夫一毫疑似不得

子箴問四德五常止言仁孝得毋偏重曰西銘之義仁孝二字亦非並重只以保身事親之道明盡性事天之理要看得分曉

學宮會語

稼軒先生 珥述

大學誠意傳文講義

朱子分大學經傳其釋八條目之義如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各以二條合傳獨誠意專列一傳蓋誠意乃大學一書之樞紐故身心之義亦專貫其中經言誠其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是用功之要誠意有非但格物致知誠意此中條貫與別條分教不同程子云格物窮理當立誠意以

格之又曰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是致知功夫已在立誠主敬敬卽慎之主而所以立誠之本也及朱子之解慎獨則曰必謹於獨知之地以審其幾是誠意功夫原在致知着力此處何嘗太分截大抵學者燭理既明自善循理此誠意在致知之說也然自古學問之中有識見操持非不明察周遍及至心之所發理欲善惡關頭主斷不定把握不牢或生平自命爲中人其隱微萌動處未必一一可問所以提出「自謙」四字使人返觀猛省此非空空懸語實實

有好惡兩者確然着力處只就現前極淺極易指點好惡真機此一點真機慎與不慎似鬼神不得而知豈知一毫掩飾不來便是君子小人之界頭君子者大學一書之主人也上自堯舜湯文武以至睿聖武公絜矩慎德之君子皆是主大學道統之人祇此其嚴自謙慎獨以誠意一路上做出小人者大學主人之蝨賊也一見於誠意傳文之自欺其精神眉目曲折具見而究其歸直到本章之頗辟媚嫉以利爲利乃是蝨害大學道統之人亦幾此爲不善而辨不善

不能實獨以誠意一路上做出其初小人之知與君子之知同一由來都因知覺慢用所以同互誇張外面若論得者要其獨知之地未嘗不如見肺肝身心踴躍誠中形外何益之有君子之知盡理明實在謹幾上着力十手十目正是獨視獨指之兢惕處縱使身心有過寧可千人亦見萬人亦見樸樸實實表裏不貳明德自然潤身卽言論舉止無不發見况文章事業之間固有不事表暴而中外洞徹者一好一惡其幾甚微論到顯微無間由一意以達之天下如

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家國天下之平陂治亂皆由此好惡欺謙原頭出來所以大學一書首尾一貫體用一原天德王道之樞紐盡在誠意大關然學者用功着力第一要腳踏實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又曰誠無爲幾善惡通書竭力說幾字朱子所謂審幾本此司馬溫公一生學問在立誠嘗言生平所行無不可告人處卽此其母自欺可知宋孝宗嘗於朝中語張九成朕只一誠字九成曰陛下進宮中時何如帝曰亦只一誠九成曰對妃嬪時

何如帝方經營答語九成曰卽此便是不誠蓋經營  
答語卽逗露自欺意思此章書禮記中原本在今經  
文之下伊川改本在止於信之下朱子改本卽今本  
是也按功夫微密之序畢竟以朱子之本爲安許魯  
齋云只依朱子說庶心不亂是得其宗矣

